

40年学术长跑，“大唐侦探”陈尚君著作等身

40年，他与3800位诗人、57000首诗为友。

40年，他学术长跑，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他是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语言文学系（下文简称：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也是《唐五代诗全编》这部等身巨著的纂者。

12月7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唐五代诗全编》暨唐代文学文献学研讨会在光华楼思源厅举行，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话《唐五代诗全编》与唐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现场，他说，“谢谢各位的宽容与鼓励，我更希望听取你们具体的批评与商榷意见。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完成一次全面的修订，其实有关工作在全书付梓时就开始了”。

一篇文稿修改成千上万次

“我觉得很幸运。不仅是个人努力，也是拜时代所赐，持续工作。最后有这样结果，我蛮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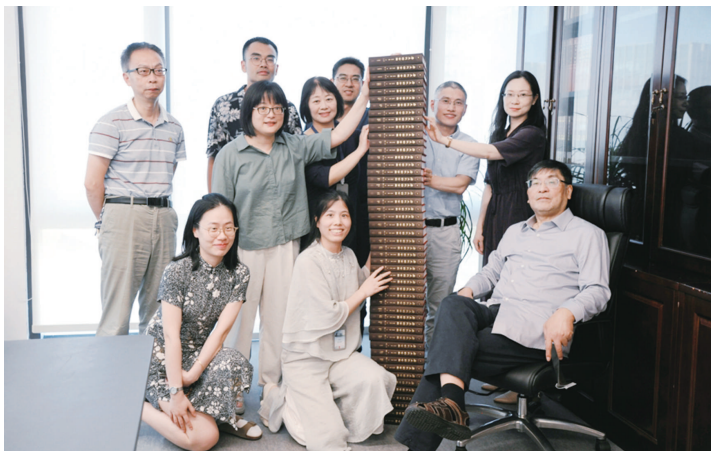
陈尚君记得第一次见到《唐五代诗全编》样书的情景，50册书整齐码放在桌上，他张开双臂，约可企及。师生把这套书垒起来，只比陈尚君1.75米的身高少了1厘米。著作等身，这一成语具象化了。

《唐五代诗全编》于今年8月首发，是陈尚君40年学术长跑捧出的心血之作。这部校录全部存世唐诗的大型总集共50册、1225卷，收录3800余位诗人、57000余首诗作，逾1800万字。

“唐诗的补遗是件辛苦但是很愉快的工作。”陈尚君在读书时间便着手唐诗的补遗工作，发现很多《全唐诗》未收录的唐诗，并长期开展唐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直至2011年，陈尚君年届花甲，顿觉时不我待，“有必要总结几代人的学术成就，为后人的研究阅读铺设一条道路”，下定决心独自承担这项三百年未有之浩大工程，以一己之力完成《唐五代诗全编》的辑录校勘。

“到现在为止，是13年多。这个过程拜时代所赐，也尽了自己的全力。”陈尚君刚开始研究唐诗的阶段，所有的工作都是手写，所有的阅读都是找到书来看。从90年代末开始，古籍数码化开始出现，电子文本的写作也比以前更为便捷，陈尚君辑录唐诗经历了从“埋首故纸堆”到电脑上同时开出多个文本框写作。“电子文本的写作最大的好处是反复修改。现代人做文章，说这个稿子写了、改了3次，好像很勤奋。但是我做的这个工作的特点是什么？一个稿子可能改了1千次、1万次，反反复复，精益求精。多少年的积累下来，工作居然就做成了。”

整个唐五代约有350年，以一



己之力辑录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且诗歌繁荣的黄金时代，陈尚君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远超常人想象。他面对浩如烟海的唐诗相关文献，包括敦煌文献、域外汉籍、出土文献、佛道二藏和传世善本，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学科，遍检披阅并完全占有中国传统典籍，远超一人的学力。

为了辑录全唐五代诗，陈尚君还必须掌握古籍中最好的文本。“什么叫最好的文本？比如，对李白所有的诗进行彻底清理，就要从唐宋的基本文献开始着手。唐人有李白诗的抄本，宋人有李白诗的刻本，而且李白诗在历代流传中会出现一些文本差异，还有真诗、伪诗的辨伪。”

今人曾对白居易的诗进行集中整理。陈尚君《唐五代诗全编》收录的白居易诗并不是“在今人整理本的基础上再做新的重复”。他追溯到白居易诗最初流传的善本，从而无限接近白居易诗的本来面貌。每一位诗人，每一首诗作，无论大小优劣，一一为之。

“认识的唐人比现代人还多”

四十多年来，陈尚君以唐代诗人为友，感悟诗句，体察心境，堪称“唐朝户籍警”，“认识的唐人比现代人还多”。在《唐五代诗全编》中，陈尚君全面梳理这些“新朋旧友”的诗作，完成近4000位诗人的生平小传，关注唐朝友人的生存状态，了解愈深，惊喜愈见。

“新添的唐诗作者在全书之中有1000人左右，里面所涉及到的问题千差万别。伟大的诗人存诗多一点，比方说白居易现在存诗3000首左右，也有很多诗人只存一句两句。无论怎样，每个生命都曾经存在，每个生命的感情都写在诗里，所以我有责任加以编录和保存。”

在辑录唐诗的过程中，陈尚君不追求好奇，不追求诸如学术论文的创新点，只渴求对于文本文献的占有，对前人已有研究的了解和积累，以及在全书之中客观、准确、稳妥的表达。同时，陈尚君主张“让唐诗回到唐朝”，关注发掘历史的真相。

从今年8月《唐五代诗全编》首发以来，见诸各大媒体的文章已有20篇以上，陈尚君对外界的

评价与声音葆有清醒的认识：这部书的学术目标，不是追求轰动效应，也绝对不是像当今流行读物那般“网红式”地博人眼球。它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一代文化的基本建设，“也就是说，李白存多少诗，杜甫存多少诗，这些诗的原貌是怎样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有关这些诗有什么故事，怎样流传？在这套书里都有所记录和表达。所以我希望这一套书可以成为中外学术界唐代文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文献。”

陈尚君始终认为，这部书的编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储材备用。它不仅是为做唐诗的人、而是为所有从事唐代文史研究的人，都可以放心使用。“所谓储材备用，也就是说，我对所有文本、所有文献、所有诗人、所有是非、所有功过，都尽个人力量所及的、充分占有学术界已有的论述，进而完成这一著作。”

作为复旦大学“人文社科传世之作”项目代表作之一，《唐五代诗全编》将经历也经得起时代的推敲与检验，成为唐代文史研究领域的传世之作，以飨后世读者、研究者。

以农民的刻苦精神自勉

“当我挑起一袋水稻或者麦子，那重量让我站起来腿发抖。但是我必须挑着担子走两里地，无论酷暑严寒。人经过这样的锻炼，熬过那一步，就能成长起来。”

陈尚君只读了一年初中，随后下放农场，务农8年。期间，他做了4年的农场生产队长，“分管”七八百亩地，有五六十号人，每天要安排农活，带头干活，天不亮就开始吹哨子，喊大家起床劳作。这段时光让他感受到农民的艰辛与不易，后来的漫漫学术路上，他经常以农民的精神勉励自我。

“我是一半自学，一半科班。”务农期间，陈尚君坚持读书与自学。1977年3月，陈尚君进入复旦中文系读书，一年后以专业第一名成为首批研究生，钻研唐宋文学。他师从83岁的朱东润先生，初窥中国传统学术之堂奥，还受到中文系王运熙、陈允吉等多位老先生的教益，金针度人，将一位青年学生引入学术之路。“快48年了，我在学校里成长

成熟，渐次取得一些成就，也经历一些风雨。回过头来看，复旦中文的开放、多元，授业老师们的人格操守以及对学术的理解尊重，对我的影响刻骨铭心，不敢或忘。”

现场，复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说：“陈尚君能够完成《唐五代诗全编》这样一个宏伟工程，是因为他在贯彻一种治学精神。对待工作他有很高度的诚恳，一心一意扑了上去，没有其他的要求，没有名利。这种精神，从他来复旦到70岁编完全书，贯穿始终。如果没有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没有复旦的土壤，不可能完成。”听闻此言，陈尚君起身向老师深深鞠躬。

“年轻一辈学者大有可为”

秋深冬至，木叶纷纷坠落。子时将近的光华楼略显阒寂，路灯映照夜归人。陈尚君骑着伴他多年的自行车，缓缓北行。车轮碾过光阴。

一如往昔，他从复旦大学北门的一条小路回家。那个地方的树叶枯了，又繁茂了，又枯了，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在这一年的岁末，他捧出了用心血浇筑的珍宝，看树叶的眼眸中多了几分欣慰。

过去10多年，陈尚君每天早来到光华楼办公室，被如山堆积的书籍包围着，心无旁骛地进行《唐五代诗全编》的辑校工作，每晚11点半后灯光暂歇，方行离去。早年间，他还曾在狭小的居所打着赤膊却挥汗如雨，只因担心开了电风扇会吹乱书页。

书出版而人未歇。八月以来，陈尚君依然保持着这样的工作状态，“因为早晨起来晚一点，到学校的时间也晚一点，所以充分利用下午和晚上的时间”。

陈尚君又惦念起那位敬重的老朋友司马光——用19年写就一部大书《资治通鉴》，毕其功时已64岁。“我今年73岁，是否还能多创几个宏伟目标，这都是根据身体、机缘来定。人到了一定年龄，首先保持健康，然后尽力多做一些工作。”

在陈尚君看来，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国内高校中首屈一指。“复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广泛而充分，有各种不同的师承和派系，每个人有自己个性化的追求。这是我觉得很好的事情。”

一年前，陈尚君在复旦主办过“立马九衢春影中——中国古代文学八〇后学人论坛”，邀请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学者，共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开幕式上，陈尚君以“让思想冲破牢笼”为题发言，希望大家不要受学科的限制，不要受自己师承的限制，也不要受研究领域的限制，“这个世界无限开阔，放开眼光，年轻一辈学者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胡慧中

拓宽量子相变理解

近日，物理学系张鹏飞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合作者共同提出利用全计数统计中的尖点奇异性来区分有序相与无序相的方案。研究以玻色-哈伯德模型中的超流态到莫特绝缘态的量子相变为例，结合解析理论与数值模拟，揭示了当子系统的大小足够大时，FCS在超流相中作为相位角的函数会表现出明显的尖点奇异性，而在莫特相中则是光滑的。该研究的理论预言不仅丰富了研究领域对量子相变的理解，也为超冷原子系统和超导量子比特平台上的相关实验提供了新的方案。相关成果以“Distinguishing Quantum Phases through Cusps in Full Counting Statistics”为题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来源：物理学系

构建新的纳米平台

日前，高分子科学系闫强课题组发展了一类聚合物非球形囊泡组装系统，通过精确控制碗形囊泡的膜凹度(σ)，实现了对生物信号“1-to-N α ”的指数型非线性放大效应，并以此构建了能够对生物痕量SO₂气体信号进行超灵敏检测的纳米平台，聚合物对SO₂生物信号的临界响应阈值CT可提高5个数量级，达到10⁻⁸~10⁻⁹mol/L水平。该成果以“Nonlinear amplification of nanobowl surface concavity on the critical response threshold to biosignals”为题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来源：高分子科学系

探究北极海冰融化

近日，大气与海洋科学系青年研究员陈晓丹（第一作者）与温之平教授（通讯作者）携手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多位学者，共同揭示了春季印度洋增暖与西伯利亚沿岸北极海冰提前融化对超强梅雨的协同影响，提出了近年来北极海冰持续消融和变率增强影响超强梅雨新机制。研究团队指出与仅由印度洋变暖主导的典型强梅雨相比，北极海冰提前融化的协同作用可使梅雨强度再增强约50%，并使达到或超过2020年强度级别的极端强梅雨的发生概率翻倍。这项研究不仅建立起北极海冰与印度洋海温协同影响超强梅雨的物理图像，并为提升超强梅雨的季节预测提供了新途径和科学依据。该研究成果以“Sea-ice loss in Eurasian Arctic coast intensifies heavy Meiyu-Baiu rainfall associated with Indian Ocean warming”发表在Nature系列期刊npj Climate and Atmospheric Science。

来源：大气与海洋科学系